

Analysis of the Excellent Teaching Policy of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Basing on the Multi-sources Theory

Xinlei Yu^{1,a,*}

¹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Chun, Ji Lin, China

^ayuxl779@nenu.edu.cn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Teaching Excellence, Policy Agenda, Multi-source Model, UK Education Policy

Abstract: How teaching excellence issues enter the vision of decision maker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y the latest policies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re being released quickly.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ource flow model to analyze the policy of excellent teachin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evious excellent policy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policy, and the relevant student surveys bring the excellent teaching to the forefron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provide from different angles. Views and suggestions; national sentiment and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also the driving force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events; ultimately, under the soften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entrepreneurs, the three streams will be merged to achieve policy development.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英国高等教育卓越教学政策解析

于新蕾^{1,a,*}

¹教育学部,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吉林, 中国

^ayuxl779@nenu.edu.cn

*通讯作者

关键词: 卓越教学, 政策议程, 多源流模型, 英国教育政策

摘要: 教学卓越问题如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为何卓越教学最新政策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本文采用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对于卓越教学的政策进行相应分析, 研究表明: 之前的卓越政策为新政策的发布奠定一定基础, 同时相关学生调查将卓越教学推上风口浪尖; 不同利益者从不同角度提供看法以及建议; 国民情绪以及政府官员的更迭也是卓越教学事件的推动力; 最终在政府企业家的软化作用下, 将三流汇合, 最终实现政策制定。

1. 引言

“卓越教学”并非新概念, 对于“卓越教学”的传统理解从12世纪就开始了, 19世纪工业化到来之际, “卓越教学”的传统理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英国, 1997年“迪卡英报告”的颁布标志着对教学质量及其地位和奖励的政治兴趣重新抬头, 该报告断言, 教学和学习对于高等教育的目的至关重要, 那些教学好的人有权获得成功^[1]。之后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教学奖学金计划于2000年成立, 为优秀教师提供了国家认可和奖励机制。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高等教育的未来”的白皮书, 其中包含了一份关于提高高等教育教学标准的声明, 同时也旨在确保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奖励更加平等, 这促成了2004年高等教育学院的成立, 为教学项目提供资金流, 以便为研究提供平行资金, 以及组建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教学和学习卓

越中心 (CETLs)。2011 年商业、创新和技能部颁布的白皮书“系统核心的学生”和 2012 QAA 颁布的“高等教育质量规范”都强调教学的重要性。2015 年英国发布了《实现我们的潜能：卓越教学、社会流动与学生选择》(Fulfilling Our Potential: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2]，宣布实行教学卓越框架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其目的主要是评价并奖励卓越教学，给学生提供物有所值的教育以及相应信息。该框架的提出看似与之前的政策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奖励卓越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但是该框架与学费以及拨款等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否教学卓越框架的提出还有其他的目的。为何教学卓越框架可以被提上政策议程，为何其他问题或者其他解决方案没有被提上议程？本文将多源流模型为视角来分析英国最新的一系列卓越教学政策的提出，具体剖析教学卓越框架可以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深层次原因。

2. 英国高等教育卓越教学政策

2015 年 11 月英国发布了《实现我们的潜能：卓越教学、社会流动与学生选择》(Fulfilling Our Potential: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3]，2016 年 5 月又发布了《知识经济的成功：教学、社会流动和学生选择》(Success as a Knowledge Economy: Teaching,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4]。2017 年 4 月《高等教育和科研法 2017》(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 2017)^[5]又重申了有卓越教学有关的改革。而这一系列政策的核心指向即“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教学卓越框架是评价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标准的一种质量保障实践。教学卓越框架由三个层次(教学质量、学习环境以及学生成果以及学习获得^[6])以及六种度量组成：课程教学(NSS)；评价和反馈(NSS)；学术支持(NSS)；非持续性(高等教育统计权威和个人学习记录(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uthority and Individualised Learner Records))；就业和深造(Destination of Leavers from HE survey)；高技能职业或深造(Destination of Leavers from HE survey)^[7]。教学卓越评估主要分为三个等级：金等级，会授予大学高质量的荣誉，强调来自任何背景的学生都会有杰出的成就，教学确保所有学生有可能实现自己全部潜能；银等级和铜等级相对于金等级来说，标准会稍微低一些，即“大部分”学生可以取得好的成就。精心设计的评价体系被用作政策工具来分配公共基金以及通过评价来为教学质量提供保障^[8]。

3. 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适应性

3.1. 政策议程及多源流理论模型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建立议程称为“看门”，输入政策制定系统的信息需要经过一些“看门人”看守的检查站，政策议程就是由这些“看门人”所决定的。科布等人把议程设定定义为“把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转化为议程上的项目，以及争夺公共官员注意力的过程^[9]。”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驱动方式和解释有不同见解。科布和埃尔德将议程划分为系统性议程(公共议程)和制度性议程(正式议程)两个阶段，政策议程的建立是从社会逐步向政府过渡的过程，这是我们理解议程设置的一个基本进路，但其视角显得过于宏观，没能描述政策议程中各方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伯纳德·科恩的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媒体在议程设置的关键作用，问题先后经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再进入政府议程。科恩等人提出的垃圾桶模型肯定了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和偶然因素的作用，认为政策的出台是一个随机和不确定性的过程。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模型强调焦点事件对议程设置的触发作用，从焦点事件的影响范围、影响强度和时机三方面来衡量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

金登在对政策议程这一“黑箱”进行深入研究后，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多源流模型。该模型最早于 1984 年出版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该书被誉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朽之作”，并荣获 1994 年度艾伦·威尔达夫斯基奖。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主要

探讨了政策制定的前阶段——议程设立的过程，对以“阶段为中心”的政策研究文献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多源流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备受决策者的青睐而另一些却被冷落，确认了参与者据以影响政策议程和备选方案的三种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进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和压力运动。三源流间大体上彼此独立，各具自身的运行规则。当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发展成熟（即问题被清晰界定、政策方案准备充分、政治动力充足），并在“政策窗口”打开时实现公共问题、政策备选方案与政治机会相互交叉与汇合，某一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机会就会增加。理解政策议程和政策变化的关键是“政策窗口”打开之时的三流汇合，而推动三大源流汇合的力量来源于政策企业家。“政策窗口”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抓住机会对政策制定系统进行软化。当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打开之时成功的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这就是金登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见图1），它综合了三种源流、偶然事件和行动者三方面来解释政策议程的设置问题，主张从政策内外部因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即时性和历时性因素等方面对议程设置进行整体考察，强调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多元性，而非片面强调某一因素的主导作用。金登的多源流模型提供了一种分析政策过程的解释性框架，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认可并运用于运输、电信、健康、财政等领域的政策分析，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0][11]}。多源流分析方法是一种过程分析方法，个体的人们被视为不能够选准他们所愿意解决的问题，而更倾向于关心如何处理并不是由他们所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他们的诸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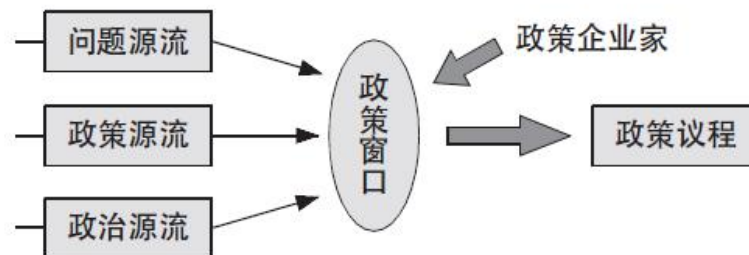


图1 金登的政策议程多源流模型图

金等的研究很有用，因为他已经能够将原先的垃圾桶模型应用到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但是他的观点涉及的是美国决策前的议程；议程确定和备选方案的细化。那么，这一理论对于政策过程中的其他阶段、对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适用性？扎哈里尔迪斯对金登的理论做出了三个方面的扩展和一个方面的修正。扎哈里尔迪斯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解释了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还从分析框架的适用对象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扩展；扎哈里尔迪斯利用多源流分析框架进行了政策比较研究，他运用这一框架对英国、法国进行了分析，提升了这一分析框架的普适性；金登的多源流分析讨论的主要是整个国家的政府和多样性的问题，扎哈里尔迪斯试图将单一问题模型化。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扩展之外，扎哈里尔迪斯还对金登的框架进行了修正，将政治溪流中国民情绪、利益集团、换届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变化并未削弱该理论的分析能力。这一修正使得从美国这样分权的国家提升出来的分析框架同样能够适用于具有集权特性的政治系统和有强有力政党的国家。这些拓展和修正，扩展了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应用的普遍性。

3.2. 多源流政策分析理论的适切性

多源流分析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虽然有学者指出多源流论具有预测能力不足，过于情景化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该理论是一种非线性的

公共政策分析框架，是对非理性政策分析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经常要面对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模糊性很高，决策的结果通常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在国家层面，复杂性、变动性和模糊性是政策制定最为典型的特征。该理论提出新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此工具可以帮助分析模糊条件下的政策制定问题，向人们展现政策参与者、重大事件、备选方案等因素对政策议程的推动或约束作用以及重大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帮助人们详细了解政策从提出到形成的内在动态过程与机理。另外，该理论不但注重对模糊条件下政策过程的分析，扩大“垃圾桶模型”的应用范围，而且对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过程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解释政策的生成过程、预测政策的变迁趋势^[12]。本文旨在探明英国高等教育卓越教学政策中卓越教学框架如何进入决策者视线并被纳入议程的内在活动过程，而多源流理论能较好的解释这一政策的生成过程，是一个颇具是适切性的政策分析工具。

4. 卓越教学政策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4.1. 教学卓越政策议程设置的三种源流

4.1.1. 卓越教学问题如何被建构？

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项目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卓越教学框架这一案例中，主要由现有项目的反馈构成了问题源流，一方面先前的一系列措施为教学卓越框架的提出奠定了政治以及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学生对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也激发了公众对于质量问题的重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教学提升行动主要通过新技术来推动教学改进，以回应“不断增加的学生数量和班级规模、学生单位资金投入减少、学生具有更多元化的学业背景、教学质量审计”等问题^[13]。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关于大学教学卓越的争论越来越突出。在颁布“迪林报告”之后，政府公开赞同机构应更加关注学习和教学策略的需要，特别是学生高等教育之后究竟学到了什么^[14]，英国对于卓越教学的政治兴趣就逐渐浓厚，再到后来的国家教学奖学金计划以及 2003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份关于提高高等教育教学标准的声明，再到后来组建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教学和学习卓越中心（CETLs）等，都在持续关注这高等教育的卓越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这都为后来的卓越教学框架的颁布奠定了政治以及制度基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 年公布的《教育概览 2015》（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5）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生均投资额都在增加，但是英国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 OECD 排位第四的国家，近年来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政府不断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开支，提高高等教育学费征收标准，高等教育经费逐步由政府转嫁到学生及其家庭身上^[15]。但是，在英国大学学费持续走高的趋势下，学生对于其接受的教育却不是很满意。2015 年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和高等教育学术发布英国学生学术体验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学生对他们上的课程不满意，超过 60% 的学生认为他们课程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比预期的要差，其中三分之一归因于教学质量不好，并不能达到物有所值”^[16]。随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的一份调查表明学生在课程开始之前只能查找到相当少的信息，他们开始课程学习是模糊的（21%）甚至是误导的（10%），有三分之一的学生（34%）表示，事后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课程^[17]。英国一向以其高等教育质量优异而自豪，但是调查结果却大跌眼镜，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也是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大部分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却不是很满意，于是关于英国高校的教学质量迅速在公众中引起热议，使得该问题逐渐又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

关于卓越教学的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断断续续有相应的政策出台，以识别和奖励卓越教学，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为之后的有关卓越教学框架的卓越教学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同时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两份关于高等教育教学的学生调查，又将卓越教学推向风口浪尖，从繁芜的社会问题中“脱颖而出”，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衍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政策焦点问题。

4.1.2. 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金登教授指出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18]。针对一个教育问题会漂进很多政策建议,符合标准的政策建议才会留下来,不符合标准的政策建议就会漂出。

强调经费拨款以及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方式来促进卓越教学的政策建议,由于可承受的费用不符合标准等原因,这些政策建议就渐渐漂出去了。教育专责委员会建议“政府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公共资金,以便为教学提供明确有效的晋升方式^[19]。”主要是强调政府通过经费拨款来扩大政府对于高校的控制,但是该建议并未得到决策者的重视,于是便从政策制定系统漂出去了。此外,一些人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在实施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项目(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project),是衡量不同大学不同课程学生“学习收获”或“附加值”的一种潜在途径。主要是强调通过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来侧面评价卓越教学。同样,由于费用高昂等因素该提议也并未得到决策者的重视。

一些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在高校的实施措施的基础上就卓越教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及建议。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通过教学档案袋来识别和奖励大学的卓越教学,并促进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20];纽卡斯尔大学的 Steve McHanwell 和 Sue Robson 教授提出了提升教学项目(the Promoting Teaching project);伦敦大学学院校长 Michael Arthur 则指出从伦敦大学学院的成功出发谈及其动力来自学术上的卓越,战略重点是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把研究和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推动教学卓越和提供鼓舞人心的学生体验的关键因素^[21]。高校负责人则主要是从高校内部出发谈及如何鼓励卓越教学,但是在大规模的推广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于是这种建议也并未被纳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

一些保守党的政府官员也就卓越教学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其核心主要是强调外部评估。2015年,保守党宣称要确保大学提供最高水平的教学,为潜在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使他们能够根据以往毕业生的职业道路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同时,保证英国继续支持世界领先的科学与研究,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成功与稳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行政总裁 Anthony McClaran 指出“高质量的学生体验和成功的学生成果是由鼓舞人心的教学所塑造的,政府完全应该研究如何最好地实现这种卓越。”高等教育部门已经在大力鼓励优秀的教学。外部质量审查赞扬优秀的教学方法,在有缺点的地方提出建议,并与大学和学院合作改进和提高。商务部长 Vince Cable 和前大学和科学部长 David Willetts,指出我们希望大学重新重视高质量的教学,使其具有与研究同样的声望。同时前大学和科学部长 David Willetts 也曾提议是否可以实行一种“teaching REF”,给卓越教学分配一些资金^[22]。Nicola Dandridge 英国大学首席执行官也谈到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世界领先的体验是大学工作的核心,他们一直在寻求改进他们为学生提供的服务。会仔细考虑一个新的卓越教学架构如何能最好地为所有学生增加价值,无论他们选择什么学科或大学,无论他们的背景和志向如何。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巨大多样性的单一框架。部分政府官员的观点都是强调外部质量审查,建议新的卓越教学架构,并以此来评估和鼓励高校教师的卓越教学。英国科学和大学部长 Jo Johnson 提出了教学卓越框架,并指出新的卓越教学框架,将为卓越教学提供硬性激励,并为学生提供更多信息,包括他们可以期待的教学类型和毕业后可能的职业道路。其提议之所以可以漂进政策制定议程,部分原因是因为其身份,其议案不仅可能迅速获得决策者的重用,还可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提案符合一系列标准,具有可操作性以及价值可接受性。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对于卓越教学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但是只有前大学和科学部长 David Willetts 和 Nicola Dandridge 英国大学首席执行官以及现任科学和大学部长 Jo

Johnson 所推崇的教学卓越框架最终漂进政策制定议程，一方面是由于其身份，可以获得决策者的重用，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同时该建议也符合金登教授所提到的政策思想幸存标准。

4.1.3. 政治环境如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

国民情绪可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ts)，曾担任英国大学和科学大臣接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采访时表示，“教学是迄今为止英国高等教育最薄弱的环节”。作为公众人物，前英国大学和科学大臣公开表示英国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欠佳，也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Jessica Patterson 研究生研究代表则表示政府宣称的“提高教学水平”的使命，实际上是一项计划，目的是为日益明显的教育市场化辩护。不同的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质疑这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前有政府要员公开承认英国高等教育教学比较薄弱，后有研究生代表质疑政府想要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举措，认为其在捍卫教育市场化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并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是国民普遍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同时 2015 年英国前大学和科学部大臣 David Willetts 卸任，Jo Johnson 上任，并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进行演讲时就提出“教学卓越框架”，以激励卓越教学并为学生提供相应信息。其将教学卓越框架的优势一一罗列，不仅仅可以为消费者-学生提供明确可靠的学校信息，而且有助于激励学校的卓越教学，其次高校可以根据排名以及通货膨胀率来修改学费，以保证高校的正常运营，最后是政府会根据该框架的排名为高校提供经费，以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一样，政治源流也是实现三流交汇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民情绪的高涨以及大学和科学部大臣的换届，使得政治环境朝着制定新的卓越教学政策的方向发展。

4.1.4. 政策企业家与三流汇合的实现

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

现任大学和科学部大臣约翰逊在描述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时表示，英国政府打算兑现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承诺，即“到 2020 年，贫困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将比 2009 年翻一番。一方面扩大扩大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物有所值的教育，鼓励卓越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23]。

英国财相奥斯本也发表了题为“巩固基础、创造更繁荣的国家”(Fixing the foundations: creating a more prosperous nation)的报告，承诺政府将推出教学卓越计划来刺激学校提供高水平的教学，提供卓越教学的机构能够 2017-2018 年通货膨胀率提高学费。

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抓住机会施展各种软化活动，促使核心决策者对问题的感知和决策观念的转变，再借助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加快三大源流的汇合。最终可使相应议案进入相应的政策制定议程，并最终得以立案。

5. 结论与反思

从问题源流上来讲，之前的卓越政策为新政策的发布奠定一定基础，同时相关学生调查结果又将卓越教学推上风口浪尖，使得卓越教学的相关讨论引起了公众的讨论；从政策源流上来讲，不同利益者从不同角度提供看法以及建议，最终那些具有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为的提案最终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从政治源流上来讲，国民情绪以及政府官员的更迭也是卓越教学事件的推动力；最终在政府企业家的软化作用下，将三流汇合，最终实现政策制定。

正如文章最初所提出来的，看似教学卓越框架与之前的卓越教学政策一脉相承，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仅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卓越教学评估框架，而且将评估结果与学校的经费以及学

生学费相挂钩。自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教学和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允许高校向全日制大学生收取统一的学杂费，并规定学杂费每年可以随着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24]。2010年《布朗报告》的出台再次提高了学费上涨速度，规定自2012年起每学年学费基本上限调至6000英镑，最高上限为9000英镑，大学可以在此范围内自行决定收费标准^[25]。而如今负责处理高等教育的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正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所以卓越教学框架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于卓越教学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提高学生的学费标准，同时进一步推行教育市场化。正如扎哈里尔迪斯所说的“人们提出解决办法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某个问题的重要性，而是由于这个解决办法恰好能好解决一个与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物质利益相吻合的问题”^[26]。

参考文献

- [1] Scott, Peter. The Dearing Report: A critical analysis[J].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1998, 2(1):4-7.
- [2]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Fulfilling our potential: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Z]. London , 2015.
- [3]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Fulfilling our potential: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Z]. London , 2015.
- [4] Great Britain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Success as a knowledge economy: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Z]. London, viewed 15 Aug 2018,
- [5] UK Parliament.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Z]. [2017-10-25] .
http://dera.ioe.ac.uk/29476/6/ukpga_20170029_en.pdf
- [6] BIS,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Technical Consultation for Year 2’ .[Z]. 2016, p13-16
- [7] Gillard J W . An initial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the metrics used in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in the UK[J]. Perspectives, 2017:1-9.
- [8] Marques M, Powell J J, Zapp M, et al. How does research evaluation impact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loring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research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86–2014 [J].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7, 123(2):147490411773015.
- [9] 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华夏出版社, 1989.
- [10] 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1] 保罗·A·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2] 何云峰,毛荟,王宁.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解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
- [13] Martin J. Computers in Teaching Initiative [EB /OL]. [2017-10-19].
<http://www.Ariadne.ac.uk/issue5/cti>.
- [14]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Z]. 2003. P11.
- [15]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5 [EB/OL].
http://educalab.es/documents/10180/15676/EducationataGlance2015_1.pdf/2e301d8f-571c-447b-b68c-361ed1dce946.
- [16] <https://www.hepi.ac.uk/2015/06/04/2015-academic-experience-survey/>
- [17]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 Success as a knowledge economy: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 [EB/OL].[2016-05-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igher-education-success-as-a-knowledge-economy-white-paper>.
- [18] 约翰·W·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9]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809/cmselect/cmdius/170/17007.htm>
- [20] Middlesex University. The Measurement and Reward of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the Support

of Learning. Academic Policy Statement APS12.1995.

[21]<https://www.ucl.ac.uk/news/2015/nov/provosts-long-view-rolling-tef-periodic-ref-farewell-hefce-and-proposed-new-office-students>

[22]<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does-the-sector-need-a-teaching-ref/2019253.article>

[23]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jo-johnson-unveils-teaching-ref-plans>

[24] 李作章, 单春艳. 从“社会福利”到“面向市场”:英国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变迁[J]. 现代教育科学, 2011(9): 124-127.

[25] 刘佳. 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大学学费与资助政策变革及启示 [J]. 高教论坛, 2012(8): 134-137.

[26] 保罗·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M].200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